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一

宋

徽宗皇帝

〔己〕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爲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

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

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

士之法

明年始復寺院願及僧號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李善慶

渤海人

及

索都完顏部人按察部舊作散都今改後仿此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

等諭以來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

遼人降宋

王瓌

師中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

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

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

初高麗來求帝令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說其用兵布陣藏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初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以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黼賜第城西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

是時宋政體未損書法於自來聘仍諸例自當仍從文至靖原以文稱幾廉稱臣事姪無異一自失其尊豈可復拘內統之說則外之說則宋在說則所以改書正所以深戒

建中失極
有慎母立
宋與遠無
好而久設
端已其盟
心隙不其
對人已遂
之傾覆由
子政治廢
弛士卒解
于微宗不
而此規之
當輕信其
主妄幸國
之相竊繪
以歸抑亦
未矣若云
相果可憑
則五國播
遷之見無
幾宋之先
時日非微
宗自不返
而事自平

什器悉取于官寵傾一時

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燕主有亡昭之相圖燕趙學正陳崇臣使遠發臣諭達主像以歸于帝曰燭

主盟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遣兵無弱政味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之計遂決

占城入貢 占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

相侵擾至是封爲王後每遇恩輒加封邑與交趾均矣

三月以馮熙載

字彥爲幽州西安人

爲中書侍郎范致虛

注見前

張邦昌

字子能永都軍東光人

爲尙

書左右丞

致虛自右丞進左丞半歲以母喪去位

事在八月

後年餘起知大

名府入見時朝廷方用師圖燕致虛謂邊釁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

惡其懷異復聽終喪

考宋史致虛阻伐燕之議在起知大名時致虛曰獻于母喪去位之前非是今據致虛本傳改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

在雲武城北

敗走人追殺之童貫使劉法取朔方

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

舊作察哥今改

率步騎

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飢馬渴

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

方輿紀要

爲一負擔軍

貫贈一人第一抄頁

斬首而去貫隱其敗以捷聞

察克見法首側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鼻吾嘗追其鋒

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蓋朱峴武在山峽中照海恒歸不能帥自無城三說知軍李明孟清苦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陷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番作南朝境乃自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五月京師大水。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

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

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字欽之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字伯

武人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

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望

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爲太傅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

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甯節授以誓詔夏

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

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

相貫爲媼相

遼遣使册金主爲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遼遣耶律訥格舊作奴如金議

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

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

龍本神物變化屈伸往來皆得自由若爲市肆至人將取食尚不能騰空而去所謂昭昭之靈安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爲害水潦之災或會逢其適耳此與洛陽黑龍及女子生髮皆不足爲信矣以徽宗昏亂即無災異亦必亡國宋史者因宋運一日替遂言以時爲據一以時爲據行亦好之微亦不知失之經矣

徽宗一門
蔡京要
並居華
乃至所
置高官
贈亦漢
封號亦
唐末造
宋開有
在昔祖
徽宗人

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訥格復至金。金使呼塔噶

舊作胡突喀
今改後仿此

與俱

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
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
金。議冊禮。金乃使烏凌噶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
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
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
主遂命固新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
後複製女真小字。謂固新所製爲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儵及攸

子行。皆爲大學士。儵尙帝女茂德帝姬。

帝時收公
主曰帝姬

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

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恆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
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醕而肯從。稚子牽衣。
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

常時草昧
君臣分且
妨別寓深
或引以爲
心乃蔡京
法主婦上
以主婦上
衣公然見
之對表積
上特禮特
大者方笑
目非乃
之史乃
無爲實事
矣

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
嫖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
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
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帝令苑囿省仿江浙爲白塢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
助數千百以實其中節下每秋晝夜靜禽獸之聲四散猶若山林散漫
之間讀者以
爲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尙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

論蔡京罪爲帝所知至是張邦昌自右丞進左丞安中遂代爲右丞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字載權南
趙州人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

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

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切諫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樂小輦出入
兩郊極極遊獵而後退臣不意陛下當

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能一至于此夫性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心離則爲憂結神眼之際在于斯須
豈可畏也萬一當衆與不戒之初一夫不遇包藏禍心聖神靈垂聽納亦損威儀重矣况有臣子不忍言

者可不
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

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

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

發覺果以
方正自矢
附權奸黨
者誠不難
知無難守
之夫之志
何有不變
之招其操
京已可概
持且始用
見詞以變
聰繼相領
更以相領
至不亂矣
至其所仍
既而空言
不過一語
無補遂

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
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黼特旨有實知必
歸罪召子韓來付

以家事乃閉戶草
緒瓦甓怡然就道

召楊時爲祕書郎。

時浮沈州縣四十餘年。

時歷知開封府杭州
山陰縣事皆有嘉政

未嘗求聞達。

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至是，福州進

士張翥

字柔直
侯官人

方到部，蔡京延訓其子弟。

京求翥訓子弟者
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

至是，福州進士張翥

而駭破壞至此且夕駭勢必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乃可逃死爾
諸生大驚遂以告京京嬰怒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與深與陳倒

翥慨謂京曰：「宗廟社稷，

危在旦夕，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

布列內外，以分理庶務，庶幾猶可及耳。」京叩其所知，遂以時對。京因薦

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子庚〕

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

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

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怨，始不樂，而靈素愈

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

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

足掩其趨
炎之縣乎

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待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

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

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中書會人吳時因遼對及京燕事因祖宗血衣乾血之必速亂王顯斥爲虛備時遼求去又有安悅既等上

書曰燕雲之役與則遼雲遼開宣帝之機重則皇綱不掛臣恐其時弊亡而寒遼境有可乘之機根子蕭統何則以遼其款此臣所日夜寒心也帝頗然之欲授以官然竟爲蕭統所道吳時字仲道邳州人安悅臣

穆族子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主不許先是遼遣蕭錫里

穆作蕭泥烈今改

持冊

稿如金金遣烏凌噶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

世稱號同遣錫里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

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備器械將以

四月進師令色格爾

穆作納萬今改後仿此

留兵一千鎮守多昂摩

金主吳母弟按多昂摩穆作開母今改後仿此

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

蕭錫里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

瑚圖哩巴山

金史地理志朔州有瑚圖哩巴山撫州地在今藏尼特按瑚圖哩巴山舊作胡土白山今改後仿此

聞金舉兵命耶律博碩

宋政壞於門戶京攸仇敵則倫至父則倫起而握手診視即強坐其父適體有惡幾與鳥獸等尚得齒子人賴乎珍兄之惜而奪之食已爲悖德攸乃以疾罷其父則亦孰宗厭薄其京而任其子相傾軋既移

布

舊作白斯不令改

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錫里趙良嗣曰

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已多昂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

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閒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爾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續編曰系于八月今依宋史及東都事略改書

趙良嗣謂

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

燕以燕分野爲析津之津故也

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

松林

亦曰千里松林在今克什克騰國南遼史地理志上東臨潢府有平地松林克什克騰遼寧府地也

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

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

孝作忠之義且誠而不知以持爲國乎以謀及歲幣已屬無能由人無能由恥但遠宋幣以納後有餘年未聞以多國用之形既起而燕事繁與計口出算與之六千二錢之免夫錢之萬一與五七十萬就又多十萬乎多十萬金幣雖旋廢所幣五加復益以代

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重賈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時賈與蔡京力主議請賜河鈔轉運使賈不
可賈曰若能共其當有裨邦歷曰歷武夫豈
干貨以數職宗二百年之好與時起釁萬死不足塞責賈不悅鄭居中亦謂蔡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
盟約輒違步驟誠非廟算京曰上取歲幣五十萬故其居中曰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千萬西域一千八百
八十萬與本朝錢爲多平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
賈爲之由是謫居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

詳卷

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

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

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入處殿中

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仿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

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爲己任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無不稱其
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既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清溪

今嚴州府淳安縣唐曰清
溪宋改清溪後改今名

民方臘世居縣揭村託

稅一萬
緡服多
而費轉
是失算
中更危
之患即
以興爾
時君若
尚計期
得自誠
笑抑可
矣亦可

左道以惑衆

初唐永徽中，越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墓，蓋因得源，蓋以自傳。

縣境梓桐幫源諸洞，在縣安

縣今曰梓桐，幫源洞亦曰青溪洞，後改名太平，在臨安縣西。

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

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因子

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

字志宏，南劍州沙縣人。

進詩諷諫，帝不聽，放

肅歸田里。勔益橫，臘遂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勔爲名，起

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

等，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誑，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

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

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

亦曰息坑山，在臨安縣東。

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爲太宰。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

悅，出知福州。黼遂爲少保、太宰。

初蔡京致仕，黼頗厭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悉然。然爲京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害子女玉帛，自幸備職，黼嘗

京師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臘

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

三國吳縣，今屬臨安縣。

富

陽

本漢富陽，晉改名今屬杭州府。

諸縣進逼杭州，知州趙震棄城走，州卽陷，殺制置使陳

宜和時東
南疲敵已
極其勞固
如拯溺苟
焚燬宗祚
灼宜即革
之知與當
降詔行
乃以麼
官以么
便宜且令

建康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臂支體探其

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鎗亂射備盡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

兵以圖北伐王補匿不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

發運使陳遣字季倫其先自江甯徙永州上言臘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

牌手無程以來使不至涉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

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英縣發州又陷龍州知州彭汝方罵賊死又進北歸州守武皆遇害

鎮州不屬亦死之彭汝方字宜寧汝方鎮州人處州本籍括州唐乾冬今屬浙

眞臘注見前入貢眞臘于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其主

金良賓深爲國王恩比占城

〔丑辛〕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貫之行也帝付以

東南之事且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

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

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

民大悅

其竟稱御
筆行事太
阿倒授莫
甚于此他
日蔡京梁
師成之習
仿帝書擅
傳詔旨皆
耳從此效
尤皆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詔開封府及諸路仍以科舉取士省宗

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士官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

字魯仲

擊降之

宋江起爲盜以

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

知海州張叔夜字魯仲擊降之宋江起爲盜以

賈命張叔夜

江聲言將至海州知州張叔夜

字魯仲擊降之宋江起爲盜以

海州事應在

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刦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

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遼都統耶律伊都

一名伊都古楚伊都

叛降金遼主諸子長晉王阿喀

罕

次秦王定次許王甯

遼史天祚紀天祚四子長晉王阿喀

子非四子本紀不足據而據綱目因

晉王文妃蕭氏

小字蘇燕國所生積有人望女

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收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

歌諷諫

歌凡二首其第一首有直須臥薪嘗膽分歌壯

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

小字蘇燕國

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

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

弟作達哈妹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

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
遼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

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錫默

舊作溫
夏今改

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

遼說則興
中府故城

在今土默
特右翼

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

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遂縱之而以追

不及還報

伊都至金金主見之因語威州都統曰自伊都
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先是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

寇秀州統軍王子武固守會貫引大軍至合擊敗之賊還據杭既而貫

前鋒至青河堰

即今清湖關在杭
州府仁和縣北

臘焚官舍府庫民居遁還清溪諸將劉延

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

字徽道
杭州人

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

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衆尙二十萬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

王淵裨將韓世忠

字真臣
延安人

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

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妻

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殿賊七萬餘黨悉平送臘

京師斬之

臘之起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萬所掠
婦女百餘溺進出堡而縋于林中者相繼百餘里

詔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

徽州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尋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五月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

本名揚廣字實王盛州山陰人

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

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謫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

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尙方者纔什一

秋七月黑眚見

考蔡中興書宋史五行志無日月可紀惟洛陽黑眚蔡宗本紀附書是年七月之末而目直書秋七月黑眚見于蔡中興無據今但書黑眚見宋史先載洛陽黑眚之事而

以蔡中興書附見焉

洛陽民間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後雖白

晝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息

又蔡中有黑眚大如席元豐末夜見蔡殿上而神家

發大作每出若列鼎播倒之聲其形極史餘彷彿如鳥黑氣聚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羣血四濺兵刃皆不能觸及或變人形或爲蟲蛇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復少而亂作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

載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內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
增立租賦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
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
十餘萬緡水旱不得蠲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戡死以內侍李彥繼
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
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注見前閭縣盡括爲公田訴
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
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
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轅間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
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在偃
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者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
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

字士美
閬州人

爲尙書

左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閬閬習猥鄙
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踘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

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十二月進封廣平郡王構

帝第九子
韋紀所生

爲康王

〔王〕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阿剌罕走雲中

耶律伊都之奔金也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

釁宜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用其策以舍音都統內外諸

軍普嘉努尼瑪哈幹布

金主庶長子後改名宗幹
按幹布舊作幹本今改

幹喇布

舊作幹喇
不今改

博勒郭

舊作博
盧虎今

等副之耶律伊都爲鄉導至是薄中京遼兵不戰而潰進下澤州

改
本漢土垠縣地在故
城今略陽右翼南

遼主方臘駕鴛鴦渼

在今赤城縣西北
自遼金來爲飛放之所

伊都引洛索奄至遼

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此來欲立晉王阿剌罕爾若爲社稷計

不惜誅一子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

舊作撒
八今改

等復謀立阿剌罕事覺遼

主召樞密使蕭達爾丹

字吉林季先孫達爾丹舊作
得里底吉林舊作札耶今改

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

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達爾丹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阿剌罕亡

阿老罕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

律薩巴等皆被誅阿剌罕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

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渼走雲